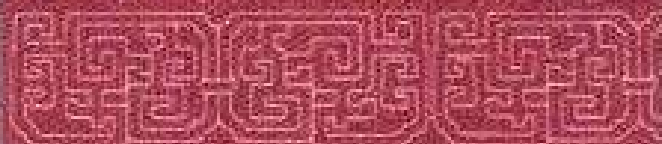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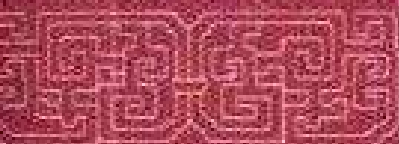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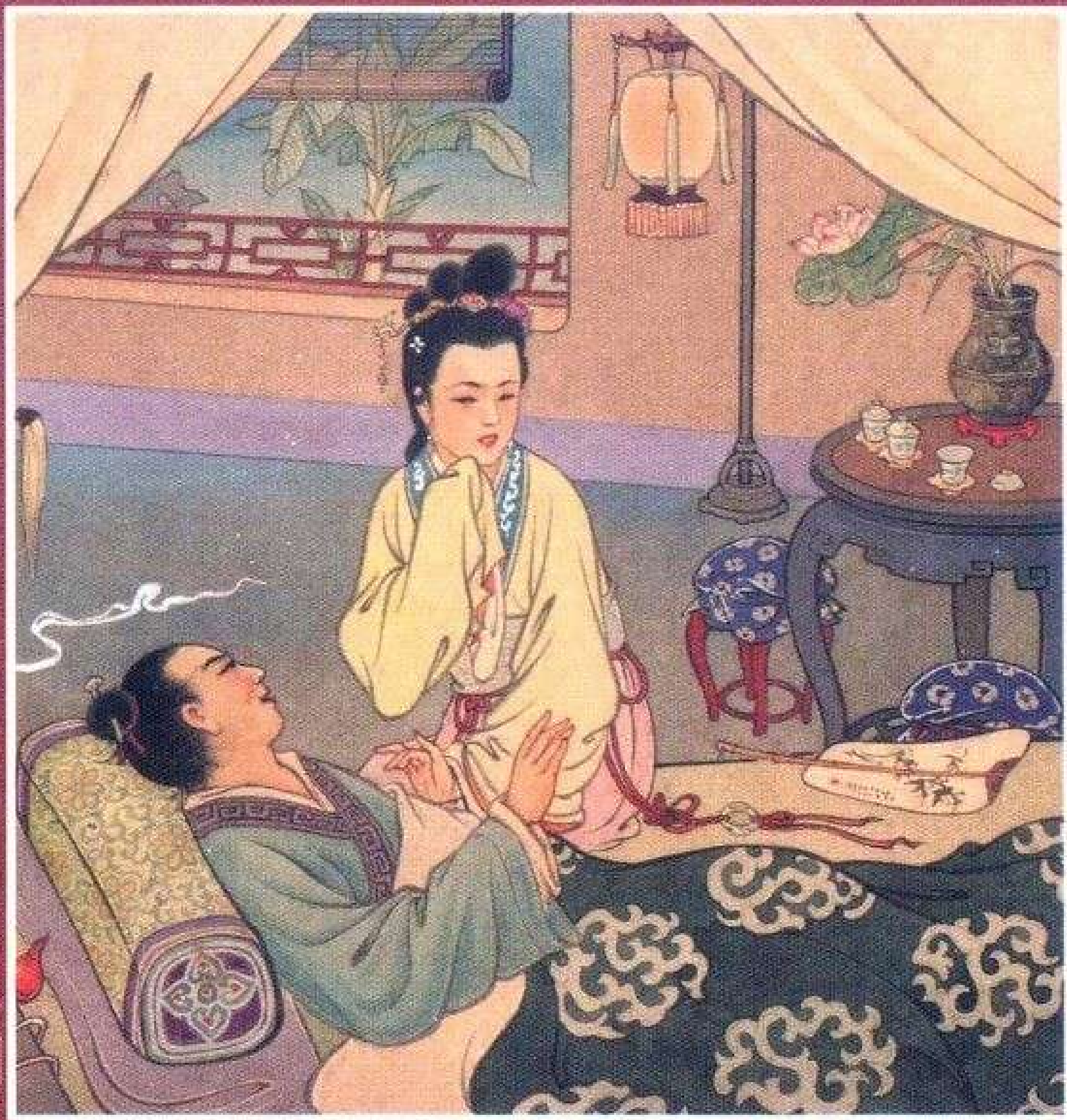


拷打寶玉



红楼梦之六

拷打寶玉

原著：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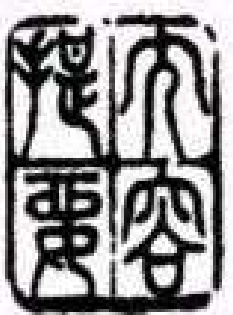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董天野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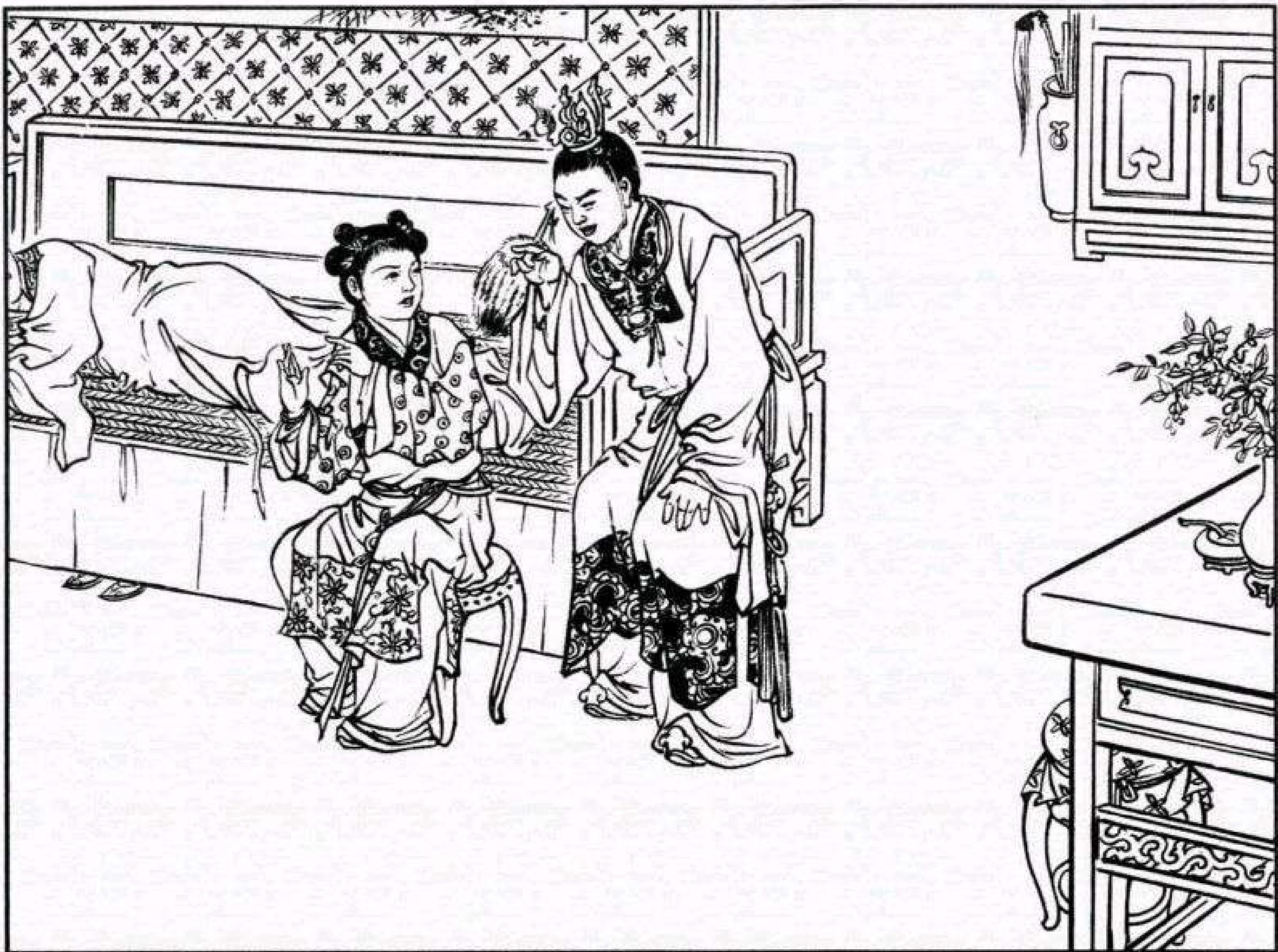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平时最讨厌读八股文章，不愿跟一班追名逐利的士大夫交往。这使宝玉的父亲贾政很不高兴。

一天，王夫人的丫头金训儿受了冤枉投井自尽，贾环妒嫉宝玉，便在贾政面前搬弄是非，胡说是宝玉逼奸致死。贾政本来就恨宝玉不肯用功，气上加气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叫人将宝玉按倒，下狠劲往死里毒打一顿。幸贾母听到消息，赶来救了宝玉。

盛夏，大观园里赤日当空，满耳蝉声。宝玉饭后无事，到王夫人屋里去。进入上房，只见王夫人正在凉床上午睡，金钏儿坐在一边给她捶腿。



宝玉见金钏儿一面捶，一面打盹儿，便轻轻地走到跟前，推了她一下。金钏儿睁开眼，见是宝玉，指指王夫人，又摆手叫他出去。



宝玉看王夫人像是睡着，便拉着金钏儿的手笑道：『我对太太说，调你到怡红院去，让你轻松些。』金钏儿将宝玉一推，轻声道：『仔细太太醒来。』



话犹未了，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，照着金钊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，骂道：『下作的小娼妇！好好儿的爷们，都叫你勾引坏了！』



宝玉见了王夫人醒来，早一溜烟跑了。这里金钏儿半边脸火热，一声不敢响。王夫人余怒未息，又叫人去把她的娘叫来，要立刻将她撵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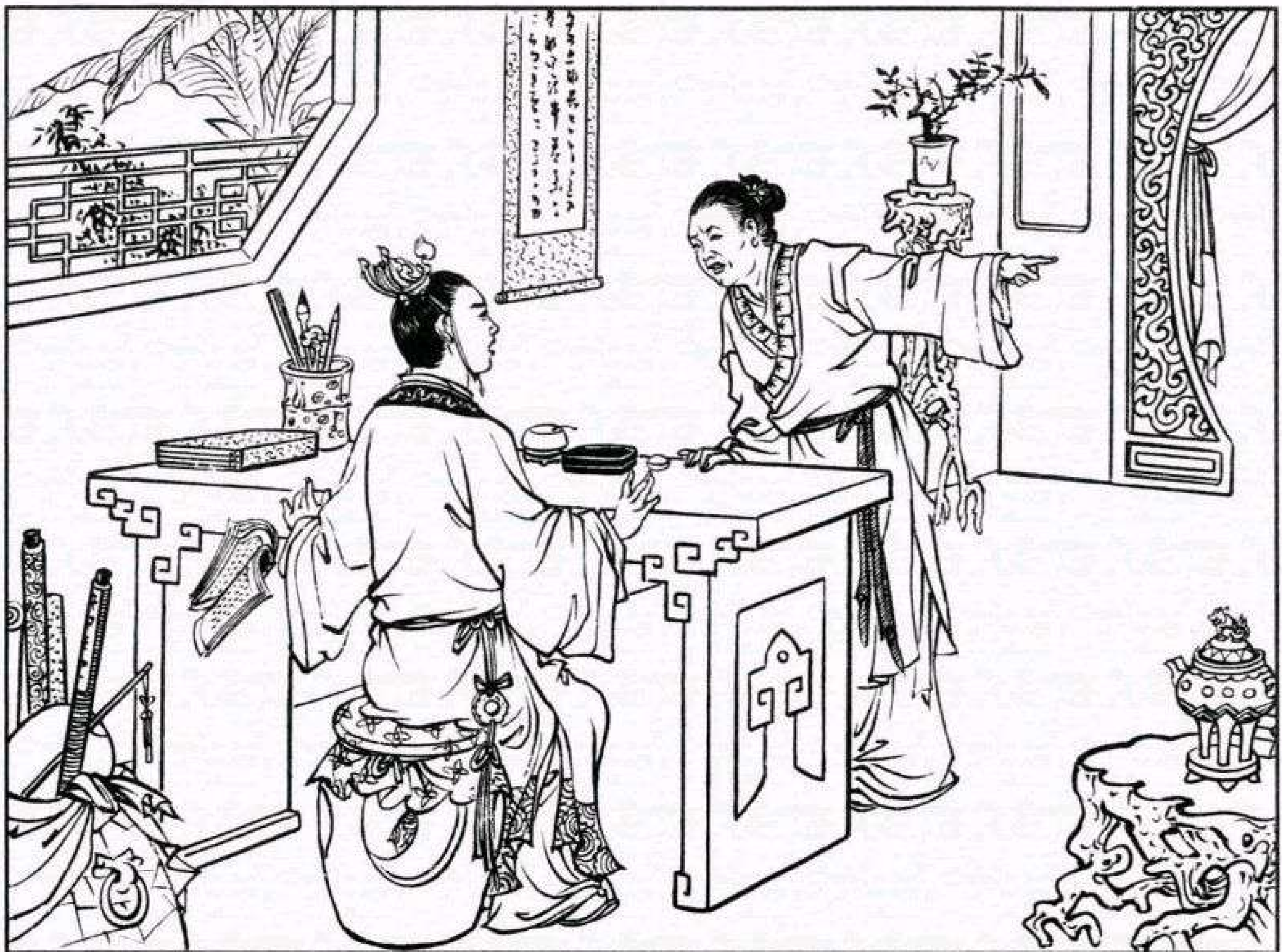
金钊儿听说要撵她，忙跪下哭道：『求求太太，要打要骂，听凭发落，只是别叫我走。我跟了太太多年，这会出去了，还有什么脸见人？』



尽管金钊儿苦苦求告，王夫人只不肯留，到底叫了她娘进来，又当着众人把她痛骂一顿。金钊儿只得含羞忍辱地出去了。



过了两天，宝玉正在屋里独坐无聊，只见一个婆子慌慌张张地跑来，说道：『金钏儿好好的忽然投井死了！』宝玉听说，吓了一跳。



宝玉赶到王夫人房里，问起金钏儿的事，又被教训了一顿。恰巧宝钗来了，她看王夫人沉了脸，宝玉坐着垂泪，很觉奇怪。



王夫人把金钏儿投井的事说了，又道：『原是前天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，打了她两下，撵了出去，谁知她这么气性大，就投井死了。』



宝钗说：「姨娘是最慈祥不过的。据我看来，她并不是赌气投井，多半是在井边玩，失脚掉下去的。」
王夫人点头道：「虽然如此，到底我心里不安。」



宝钗又劝慰道：「姨娘也不劳烦心，只须多赏她妈几两银子，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。」宝玉见宝钗只是顺着王夫人说话，心里不自在，顾自溜了出来。



宝玉低着头，一面感叹一面走，刚转过屏门，不想对面来了一个人，可巧撞了个满怀。只听那人喝了一声：『站住！』宝玉一吓，抬头看时，却是父亲。



贾政道：『好端端的，你垂头丧气做什么？早上叫你会客，我看你坐不定立不定，心不在焉，这会子又是唉声叹气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？』



贾政恨透宝玉不肯读八股文章，这时见他怔怔地站着，更添了三分气。正要训斥，忽有小厮来回：『忠顺王府派人来见老爷。』贾政只得去会客，回头对宝玉道：『不许动！回来有话问你。』



贾政送那客人去了，才回身时，看见贾环在前面乱跑，连忙喝住。这贾环和宝玉是异母兄弟，是赵姨娘生的，见了父亲，赶忙低头站住。贾政便问：『你像野马一般，跑到哪里去？』



贾环见贾政满面怒气，只得随口说道：『刚才从井那边走过，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，泡得脑袋那么大，身子那么粗，实在怕人，所以才没命跑过来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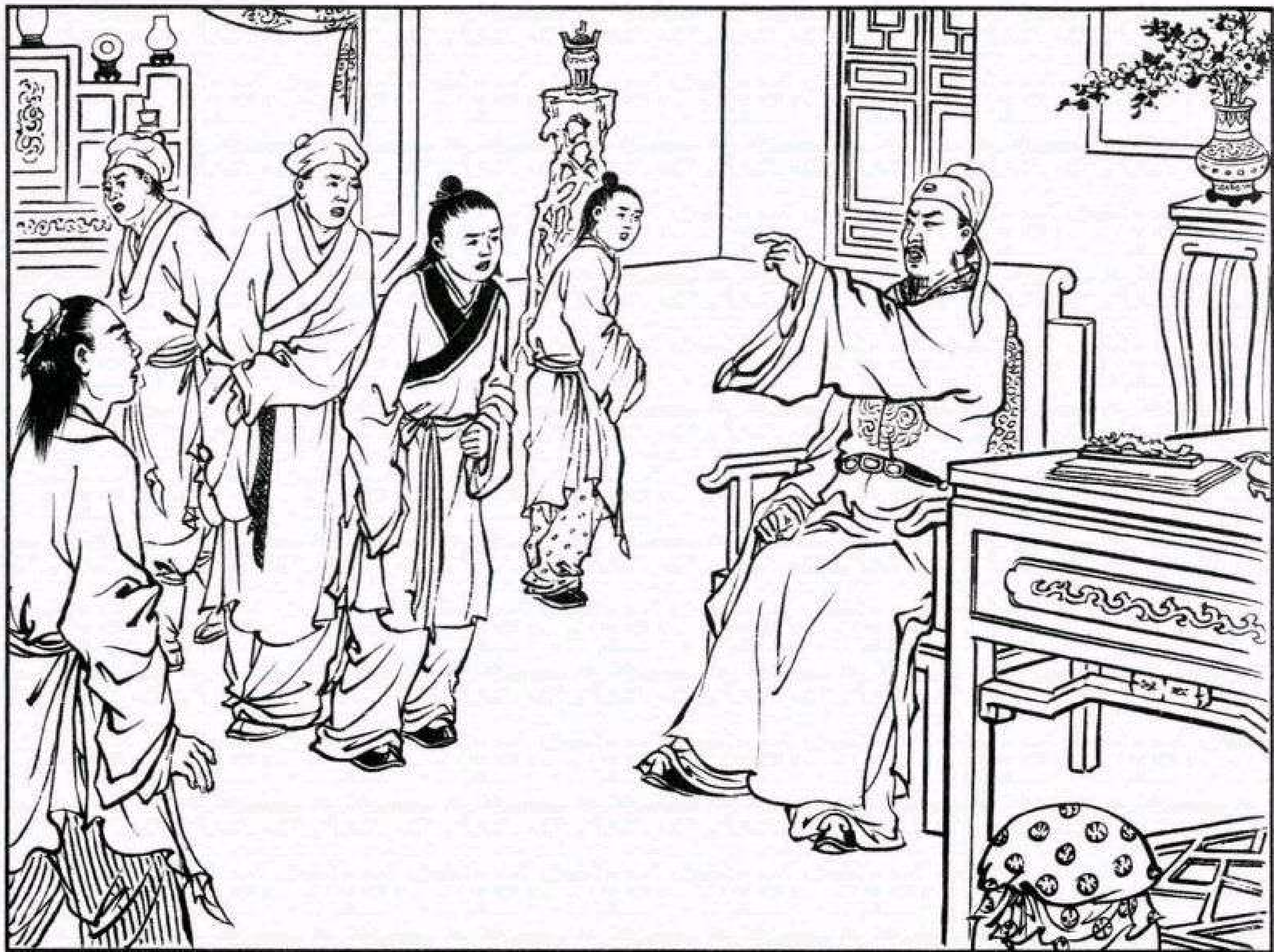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听说有人跳井，十分惊疑。贾环平素跟宝玉不和，便乘机搬弄道：『我听母亲说：二哥前天在太太屋里，拉着金钊儿强奸不遂，太太打了金钊儿一顿，她便赌气投井死了。』



贾环话未说完，早把贾政气白了脸，大叫：『带宝玉来！』一面说，一面踏进书房。众人知道贾政又要管教宝玉了，一个个摇头吐舌，退了出去。



贾政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，一叠声叫：『带宝玉来！拿大棍来！把门都关上！谁敢传信到里面去，立刻打死！』众小厮只得齐声答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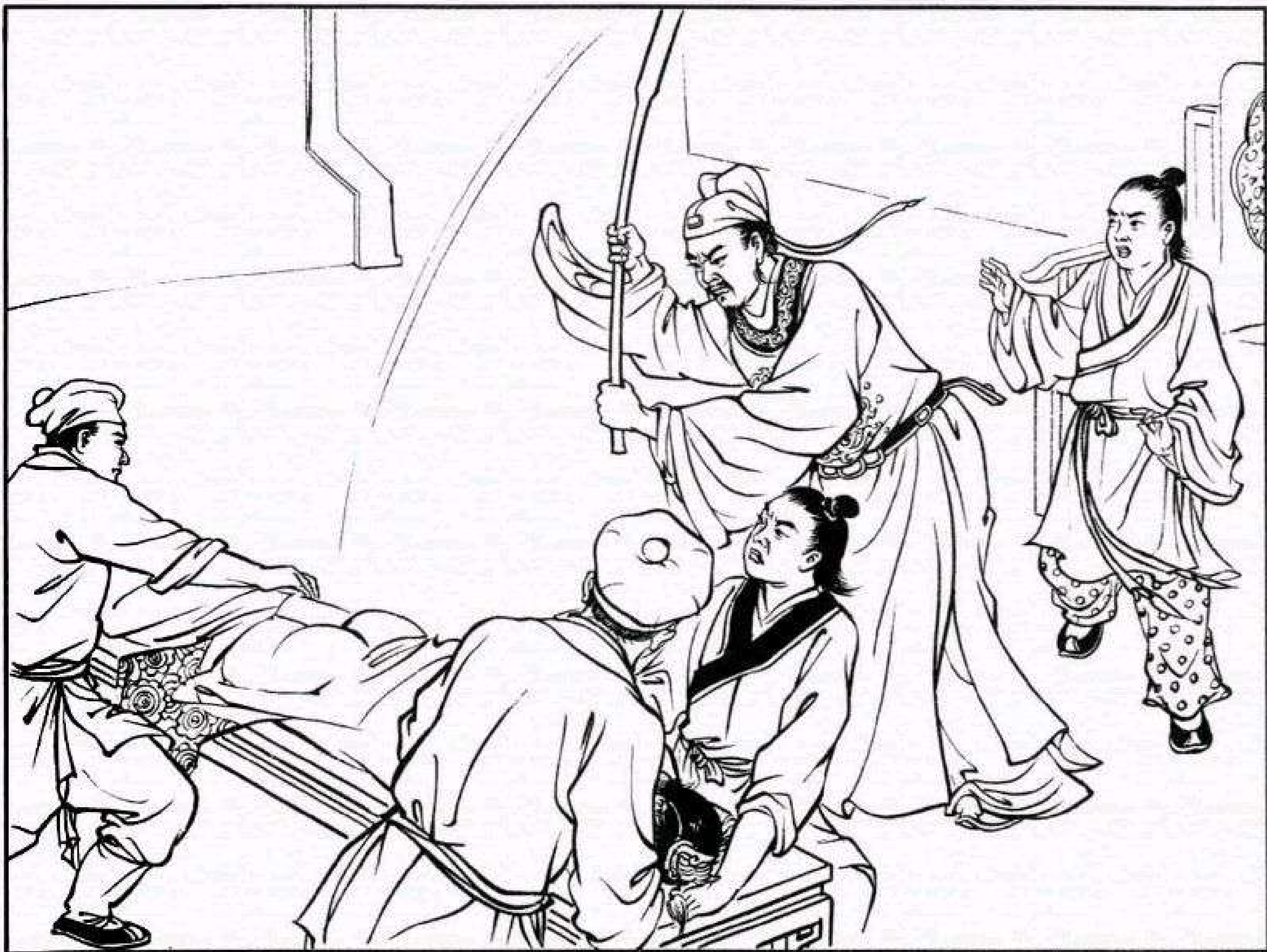
那宝玉因贾政吩咐他不许动，后来又听到书房里一叠声叫，便知凶多吉少。他只盼有个人来替他往贾母处送信，偏偏没有人来，急得他搓手顿脚直打转。



贾政的几个小厮走来，逼着他往书房去。贾政一见，眼都红了，也不再问金钊儿的事，只是喝着：『堵起嘴来，重重打！』



小厮们不敢违拗，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，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。贾政还嫌打得太轻，自己夺过板子来，狠命地又打了几十下。



宝玉几曾受过这样的毒打，起先还乱嚷乱哭，后来渐渐气弱声嘶，连哽咽也哼不出了。几个清客在外张望，见打得不成样了，急忙差人向里头送信。



不一会，王夫人来了。贾政一见，更是火上添油，那板子反而下得又狠又快。接着宝玉的两个小厮，赶忙松手走开。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。



王夫人见贾政还要往下打，上前一把拖住板子，哭道：『宝玉虽然该打，老爷也要保重。且炎暑天气，老太太身体又不大好，倘急坏了，如何是好？』



贾政冷笑道：「休提这话！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，已是不孝。平日管教，你们总是庇护。不如今天结果了他，以绝将来之患！」说着，便要拿绳来勒宝玉。



王夫人哭道：「我如今已是五十几的人，只有这个孽障，老爷一定要弄死他，岂非有意绝我？既要勒死他，索性先勒死我！」说毕，抱住宝玉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

王夫人抱着宝玉，只见他面白气弱，身下穿的一条绿纱小裤，满是血迹。解开看时，从臀部到小腿，一条青，一条紫，竟没有一点好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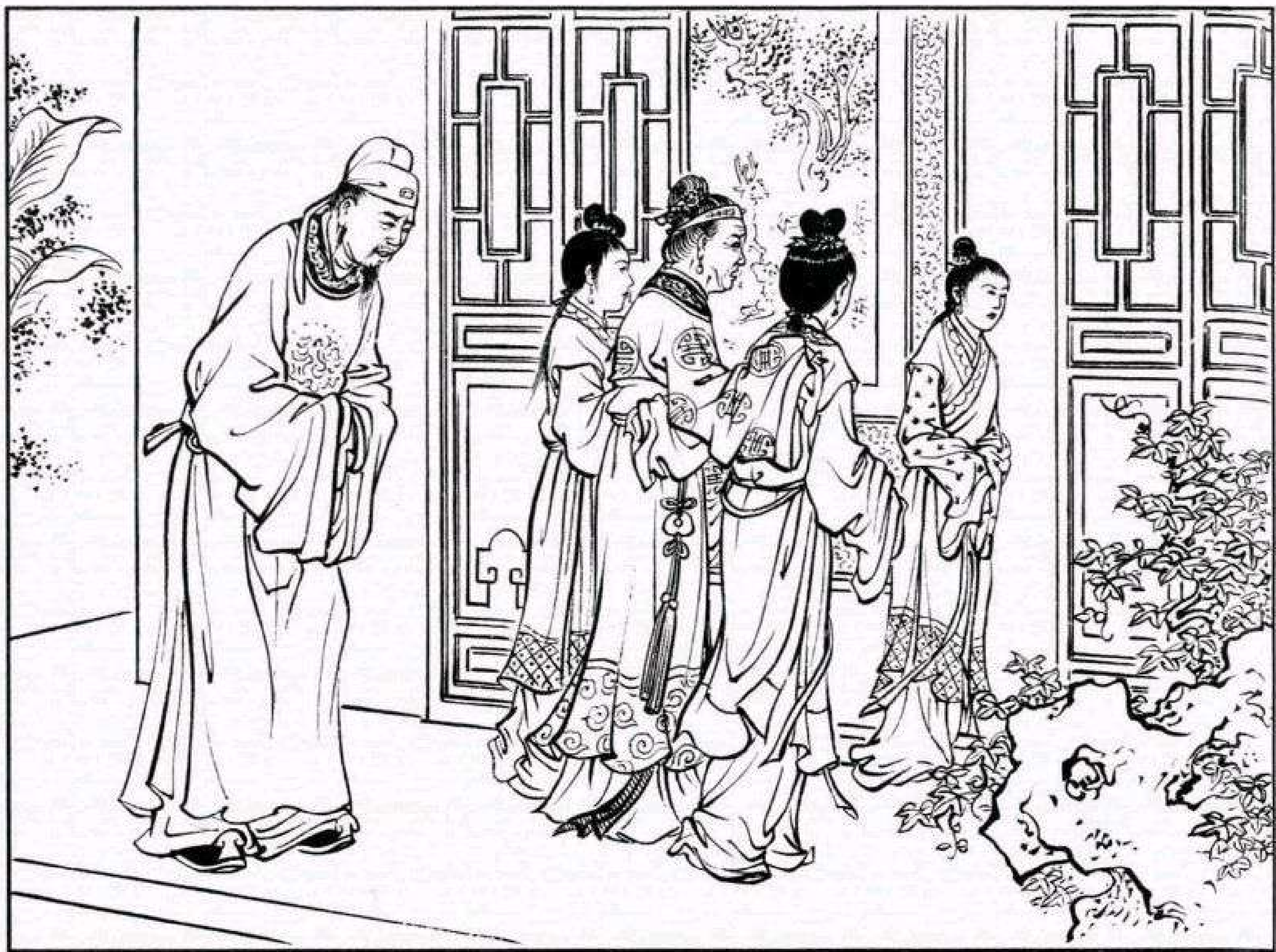
正闹得不开交，忽有丫头来回：『老太太来了。』话犹未了，早听见窗外颤巍巍的声气：『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就干净了！』



贾政连忙出迎。只见贾母扶着丫头，喘吁吁地赶来。贾政抢前一步，躬身陪笑道：「大热天，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只叫儿子进去便了。」



贾母啐了一口，说道：「你不用和我怄气！你的儿，自然你要打就打。想来你厌我们，不如我和宝玉离开，大家干净！」一面说，一面就往屋里走。



贾政一听这话，慌忙跟进屋去，跪了下来，说道：『母亲这样说，儿子如何当得起？』贾母不理他，只抱着宝玉哭。这时，李纨、凤姐等都来了，一起围着贾母劝解。



丫头们将宝玉放在一张榻上，送到怡红院去。贾政见贾母余怒未消，也跟了来。贾母骂道：『你还不去，难道要看他死了才甘心？』贾政诺诺而退。



到了怡红院，众人把宝玉抬在床上，围着他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。袭人知道自己插不上手，便索性走了出来，去找焙茗细问。



焙茗道：「偏我这会子没在跟前。打到半中间，我才听见了，忙打听缘故，却是为了金钊儿的事。」袭人道：「谁告诉的？」焙茗道：「听说是环三爷。」



袭人等众人去后，便来宝玉身边坐下，见宝玉还在『啜哟、啜哟』地叫痛，不禁叹道：『我的爷！怎么下这样狠手，倘或打成残废，可怎么办？』



正说着，丫头来回：『宝姑娘来了。』袭人起身，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颗丸药进来，问道：『现在可好些了？』又说：『晚上把这药用酒化开敷上，就好得快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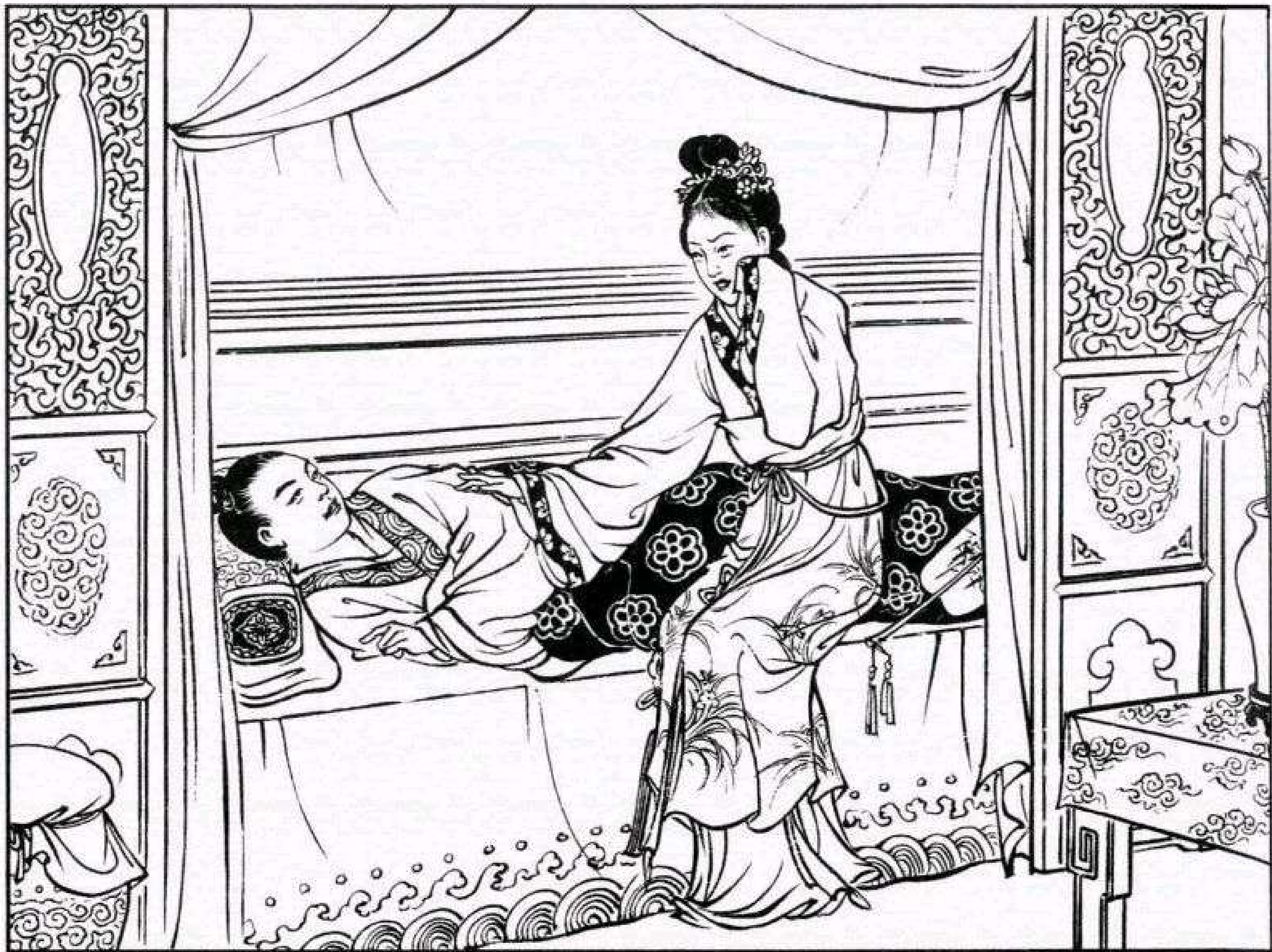


宝钗见宝玉昏昏沉沉，不时呻吟，不由叹息道：『早听人一句，也不致有今天！你好生养着吧，明天再来看你。』说了，又叮嘱袭人几句，这才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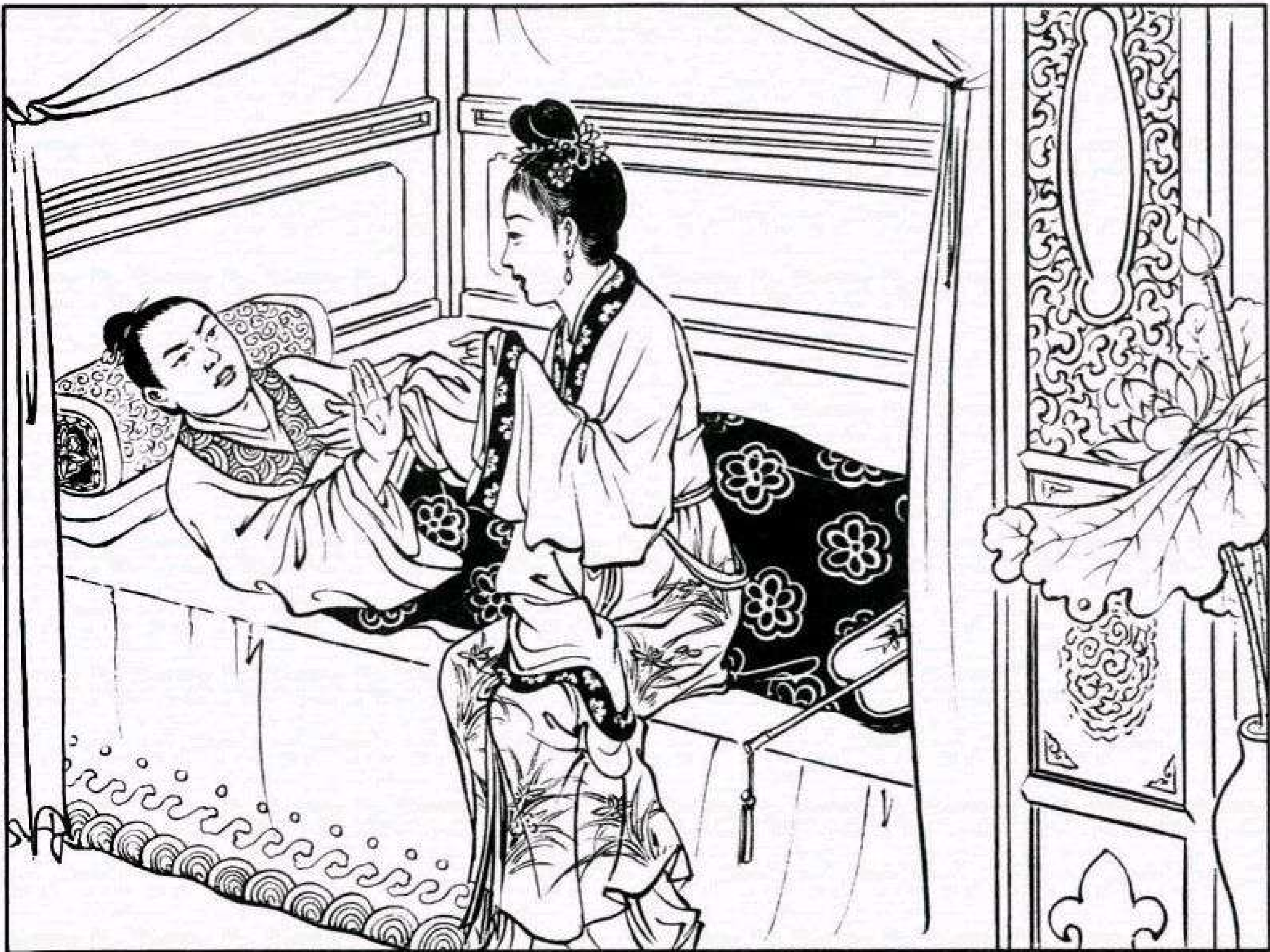


黛玉泪痕满面，两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般。

宝玉躺在床上昏睡，忽觉有人推他，睁眼一看，却是黛玉！黛玉还当是做梦，仔细一认，果然没错，只见她泪痕满面，两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般。



宝玉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『你又来做什么呢？太阳刚下山，那地上还怪热的，倘或中了暑气，怎么好呢？我虽然挨了打，却也不很疼痛。』



黛玉心中虽有千万语言，却又说不出来。半天，才抽抽噎噎地说道：『你可受委屈了！』宝玉长叹一声道：『你放心，我便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！』



这时，院外传来人声，像是凤姐来了。黛玉起身要走，宝玉拉住她说：『这又奇了，她来怕什么？』黛玉急得跺脚道：『你瞧瞧我的眼睛！』宝玉心想凤姐倒是常常拿人取笑的，便放了手。



黛玉刚从后面出去，凤姐已经从前面进来了。一时，薛姨妈又来了。宝玉懒得应酬，自己装睡，由袭人去接待。



晚上，袭人去回王夫人说：「二爷原先痛得躺不住，敷了宝姑娘的药，这会睡熟了，可见好了些。」王夫人因袭人平时最关心宝玉，便夸了她几句。



袭人低着头迟疑了一会，说道：『太太提起关心的话来，我倒想着一件事，只是怕太太疑心……』王夫人一听说中有因，忙道：『你只管说。』



袭人道：『我想讨太太一个主意，怎样想个法儿，还是叫二爷搬出来住就好了。』王夫人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『难道宝玉和谁好上了不成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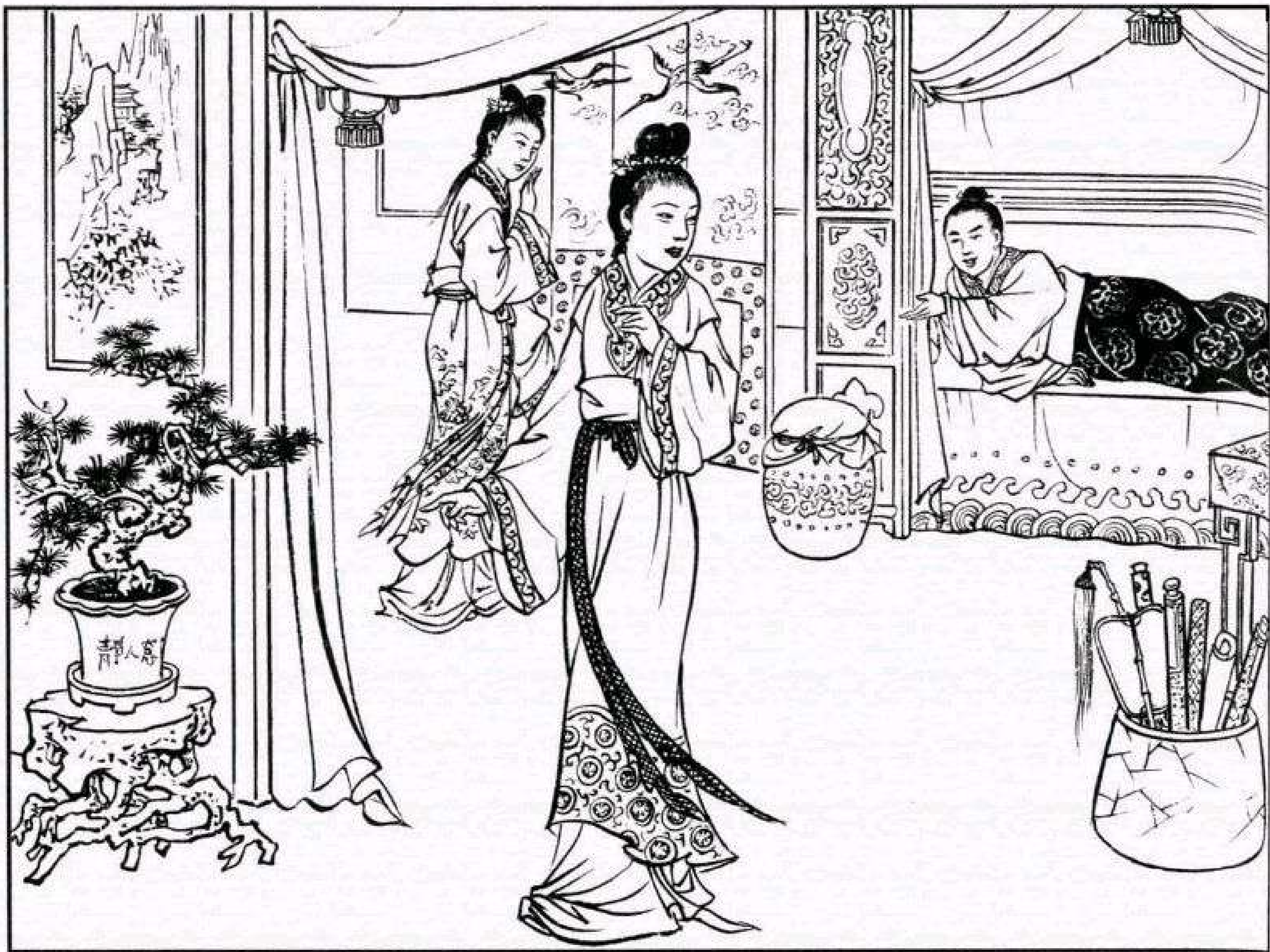
袭人回道：「太太别多心，这不过是我想的。如今二爷也大了，林姑娘、宝姑娘，虽说是姐妹们，到底该避个嫌，日夜在一处，由不得叫人担心。」



王夫人听了这番话，勾起金钊儿的事，心里越发欢喜袭人，笑道：『好孩子，难为你细心，这事我自有道理。我就把宝玉交给你了，往后你多留心些。』



袭人回到怡红院，宝玉已经醒了，精神也好了一些。宝玉因心中惦着黛玉，要打发人去，又怕袭人拦阻，便设法叫她到宝钗那里去借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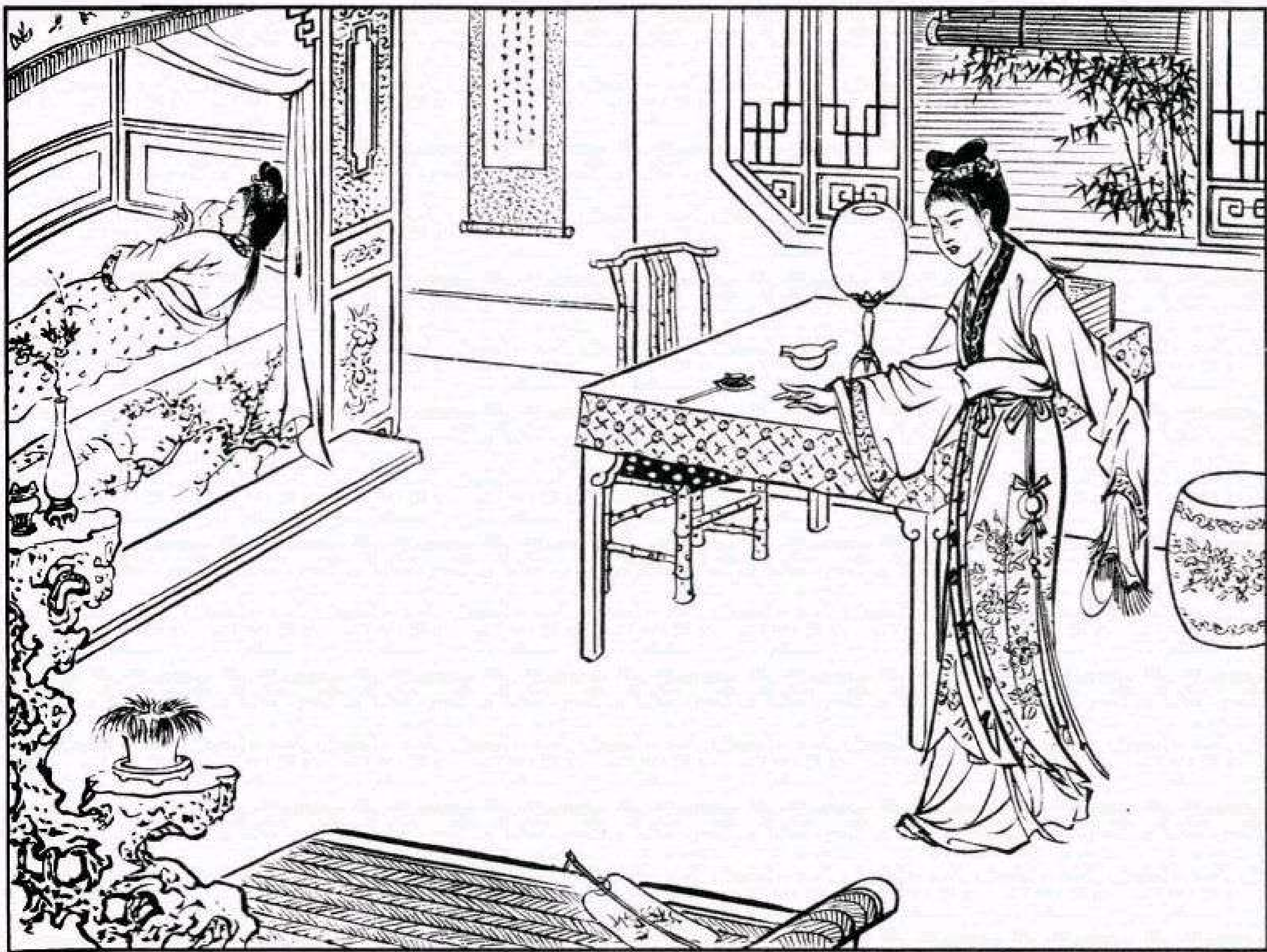
袭人被支开后，宝玉把晴雯叫了进来，要她去看看林姑娘。晴雯道：『平白的跑去算什么，或者说句话儿，或是送样东西，总得有点事情啊。』



宝玉想了一想，从枕边掏出两条旧手绢，叫晴雯送去。晴雯道：『这又奇了，她要这半新不旧的手绢做什么？』宝玉笑道：『你拿去就是，她自然知道。』



晴雯拿了手绢，来到潇湘馆。黛玉已睡了，听到有人进来，便问：「谁？」晴雯连忙应道：「是我，二爷叫我送手绢来了。」



黛玉忙从床上爬起，问道：『做什么送给我，叫他留着给别人吧。』晴雯一面点灯，一面笑道：『不是什么新的，是两块用旧的。』



黛玉接过手绢，方才明白。原来这两块手绢还是两三年前黛玉送给宝玉的，不想宝玉留藏至今。



黛玉体会宝玉一番情意，不觉神痴心醉。便研墨蘸笔，在那手绢上写下三首诗，待要写第四首时，才觉浑身火热，喘咳不停。



下一天，黛玉绝早起身，走到院外，身子站在树阴下，眼睛却尽向怡红院望。只见薛姨妈、宝钗、凤姐陆续进去，接着贾母、王夫人也进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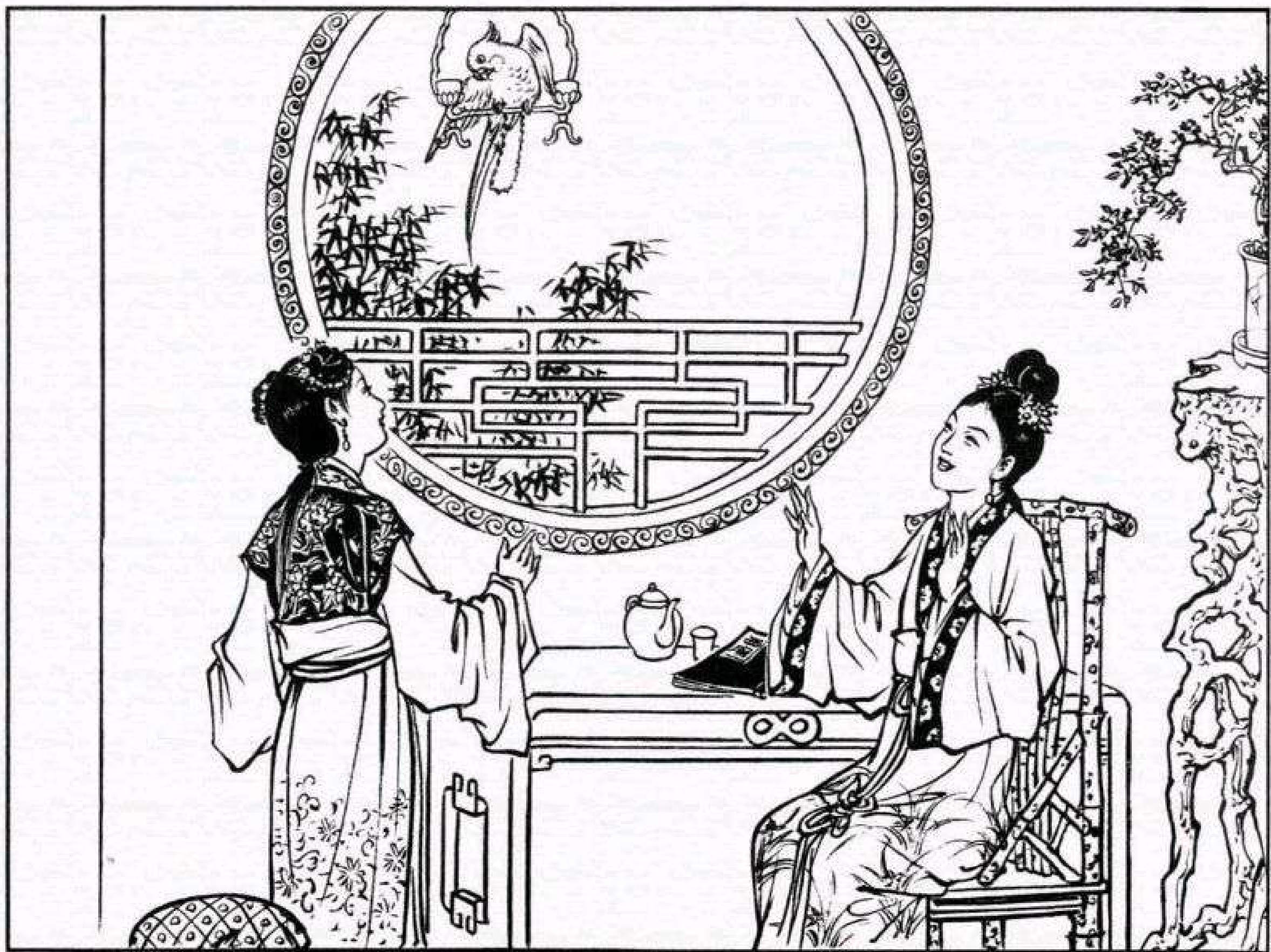
黛玉看了，不禁触动心事，想起有父母的好处来。正在流泪，忽然紫鹃从背后走来，说道：『姑娘，吃药去吧，茶又凉了。』



黛玉回房，吃了药，拿起一本《西厢记》看了几节，掩卷叹道：「莺莺虽然命薄，她还有孀母弱弟。想我黛玉……」正在伤感，不防窗口的鹦鹉把翅膀拍了几下，倒把黛玉吓了一跳。



那鸚鵡忽然学起舌来，先是长叹一声，活像黛玉平时的声音；接着，又学紫鹃的口气：『姑娘，宝二爷来了！』引得黛玉、紫鹃都笑了起来。



午后，黛玉、宝钗都在王夫人房里吃瓜。一会，凤姐来了，问王夫人道：『自从金钊儿死了，太太跟前少了一个人。太太要补哪个丫头，就请吩咐。』



王夫人想了一想，说道：「我这里的丫头已经够使，不用再补了。」停了一会，又忽然问起袭人的月规钱是多少。凤姐答道：「一两。」



王夫人道：『以后照平儿的，每月给二两。那丫头贴心，宝玉能得她服侍，我也放心了。』凤姐连声应『是』，一面却向宝玉、黛玉笑。



大家吃完瓜，又说了一会闲话，各自散去。宝钗约黛玉同到怡红院去向袭人道喜。黛玉要回去，便分手了。



宝钗到了怡红院，只见宝玉在床上睡着了，袭人坐在他身旁做针线。袭人一抬头，见是宝钗，连忙起身让座。宝钗招手叫她轻声，怕惊醒了宝玉。



宝钗正要向袭人道喜，却见凤姐打发人来说：『袭人心里早已明白，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说：『宝姑娘，你坐一坐，我去去就来。』』



袭人去后，宝钗只顾看那袭人绣的鞋片，便在床沿坐下，又顺手拿起针来，替她绣了几瓣花儿。正在静悄悄的当儿，忽然宝玉一翻身，嘴里说起胡话来。



宝玉叫喊着：「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？什么「金玉姻缘」，我偏说「木石姻缘」！」宝钗听了这话，不觉怔住了；再看宝玉，却又睡得很熟。



却说黛玉回去，见太阳渐渐偏西，心里老惦着宝玉，便独自缓步到怡红院来。



黛玉进入房中，只见宝玉、宝钗正在和袭人打趣。宝玉一见黛玉，连忙撒下她两个，向黛玉问长问短，又说：『已经好多了，再过几天就可以起床走动。』



隔了一会，王夫人着玉钏儿送了一碗清炖火腿汤来。宝玉只顾和黛玉说话，毫不在意。玉钏儿把那热汤搁在床边上，说道：『二爷，快趁热吃了吧。』



黛玉伸手端汤，眼睛却瞅着黛玉，不想将碗碰翻，浇了一手。玉钏儿倒不曾烫着，却吓了一跳，忙问：『这是怎么了？』



宝玉自己烫了手，倒不觉得，只管问玉钏儿：『烫在哪里，疼不疼？』玉钏儿笑道：『你自己烫了，只管问我。』黛玉、宝钗看在眼里，不禁都笑了出来。



夏去秋来，宝玉的伤渐渐痊愈。贾母怕贾政再来管他，便吩咐下去：『以后倘有会人待客的事，老爷要叫宝玉，就回他说，老太太说的，这番打重了，得着实养几个月，才许出门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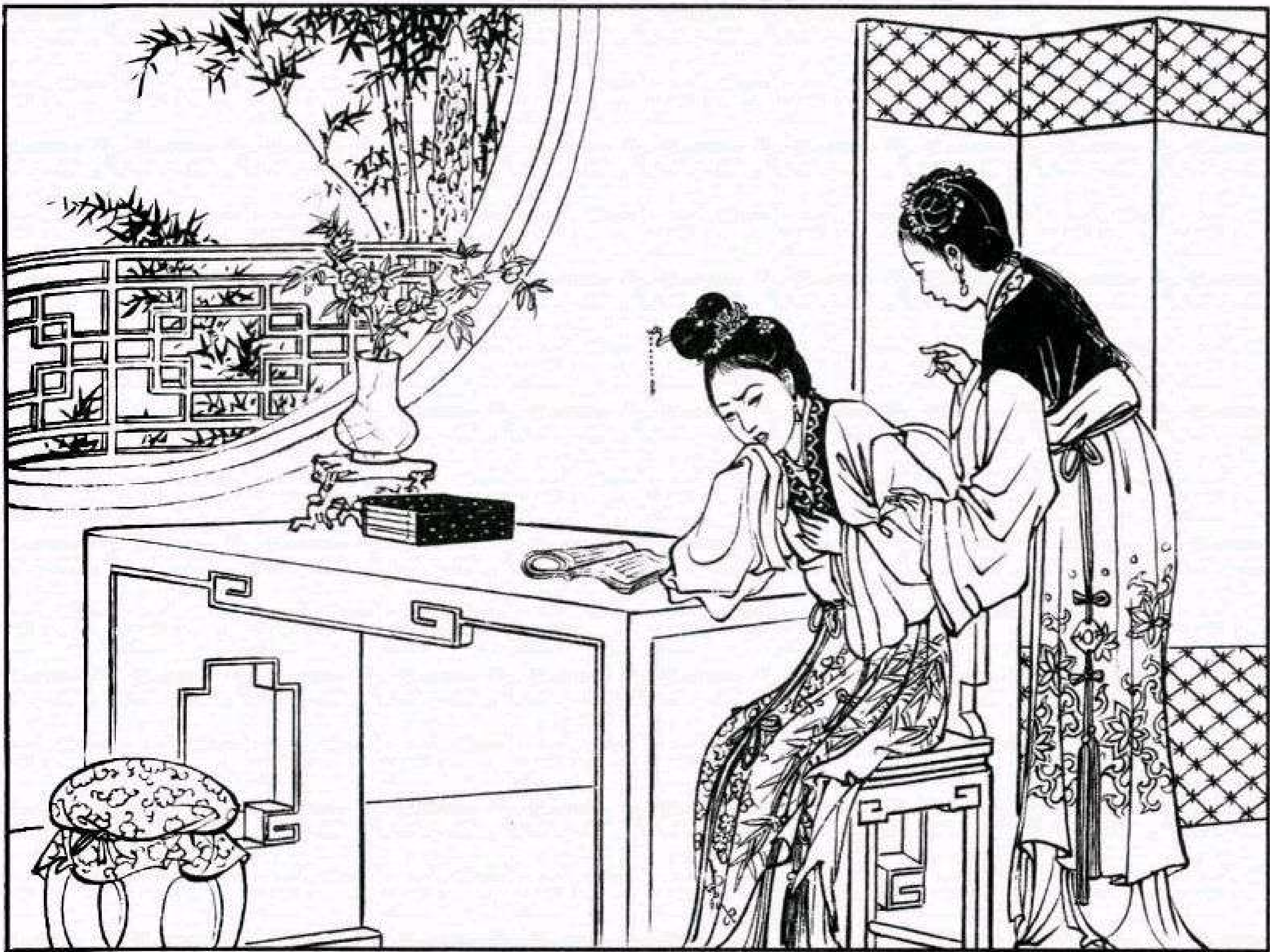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本来懒得跟士大夫接谈，又最厌礼俗庆吊诸事，贾母这样吩咐，他越发得意了。身体养好后，索性不再上学，连贾政最看重的八股文章也丢在脑后。



宝钗见他这样，常加劝导，宝玉生起气来，说道：『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儿，也学着沽名钓誉！』宝玉觉得只有黛玉从来不提这些，所以深慕黛玉。



转眼已过八月，黛玉每在秋分前后常发旧病。这几天，由于贾母高兴，陪着她游玩，不料过于劳神，又咳嗽起来。因此连日没有出门，只在房中静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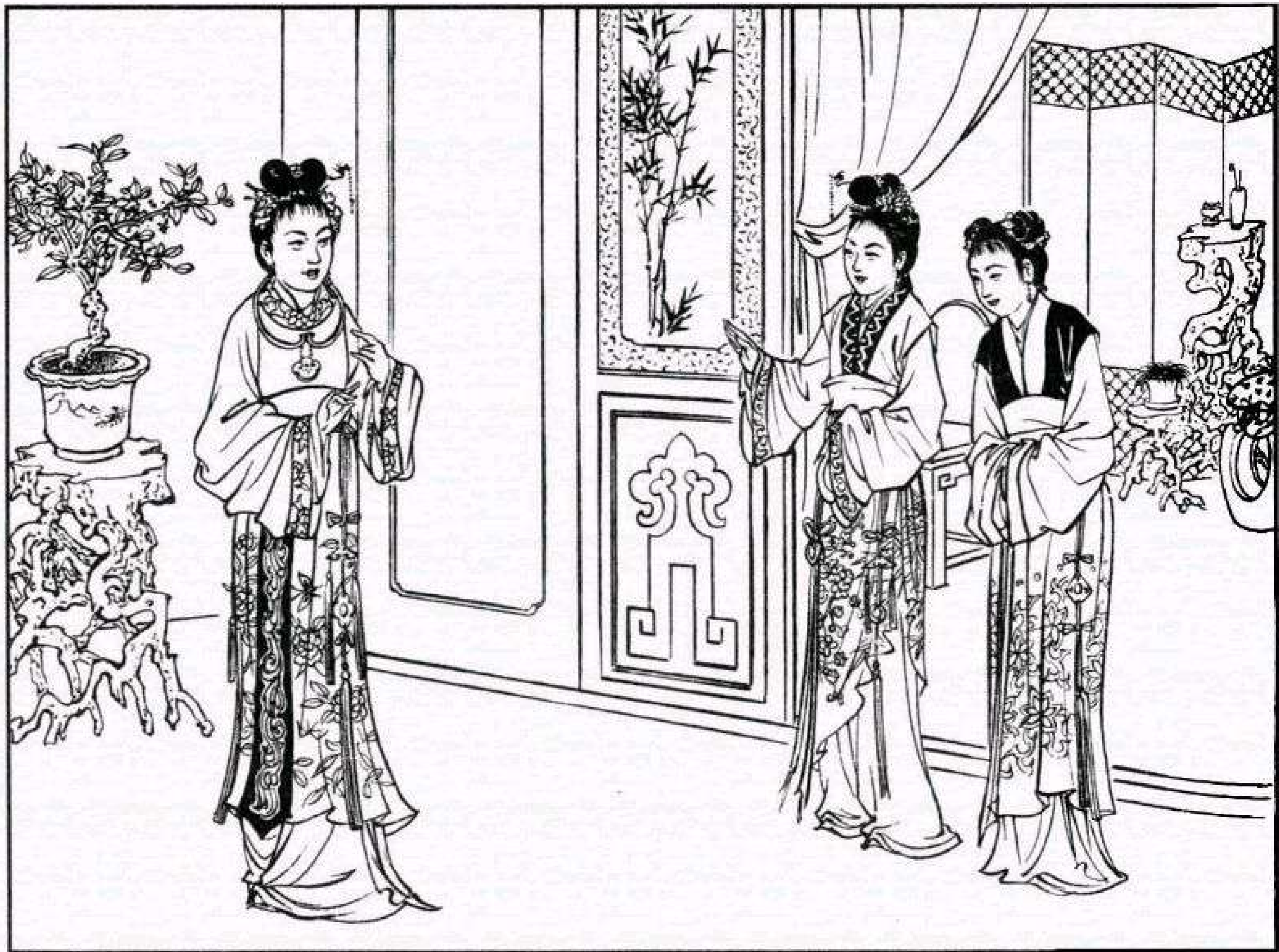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宝钗来探黛玉，说起这个病。宝钗道：「药补不如食补。依我说，每天早起长吃燕窝粥，比请大夫还强。只消一年半载，保管你的病不发了。」



黛玉道：「姐姐自然是好意，但是我时常生病，请大夫，熬药，已经闹得大家不安了，这会子又加出什么燕窝粥来，岂不叫人背地里咒我多事么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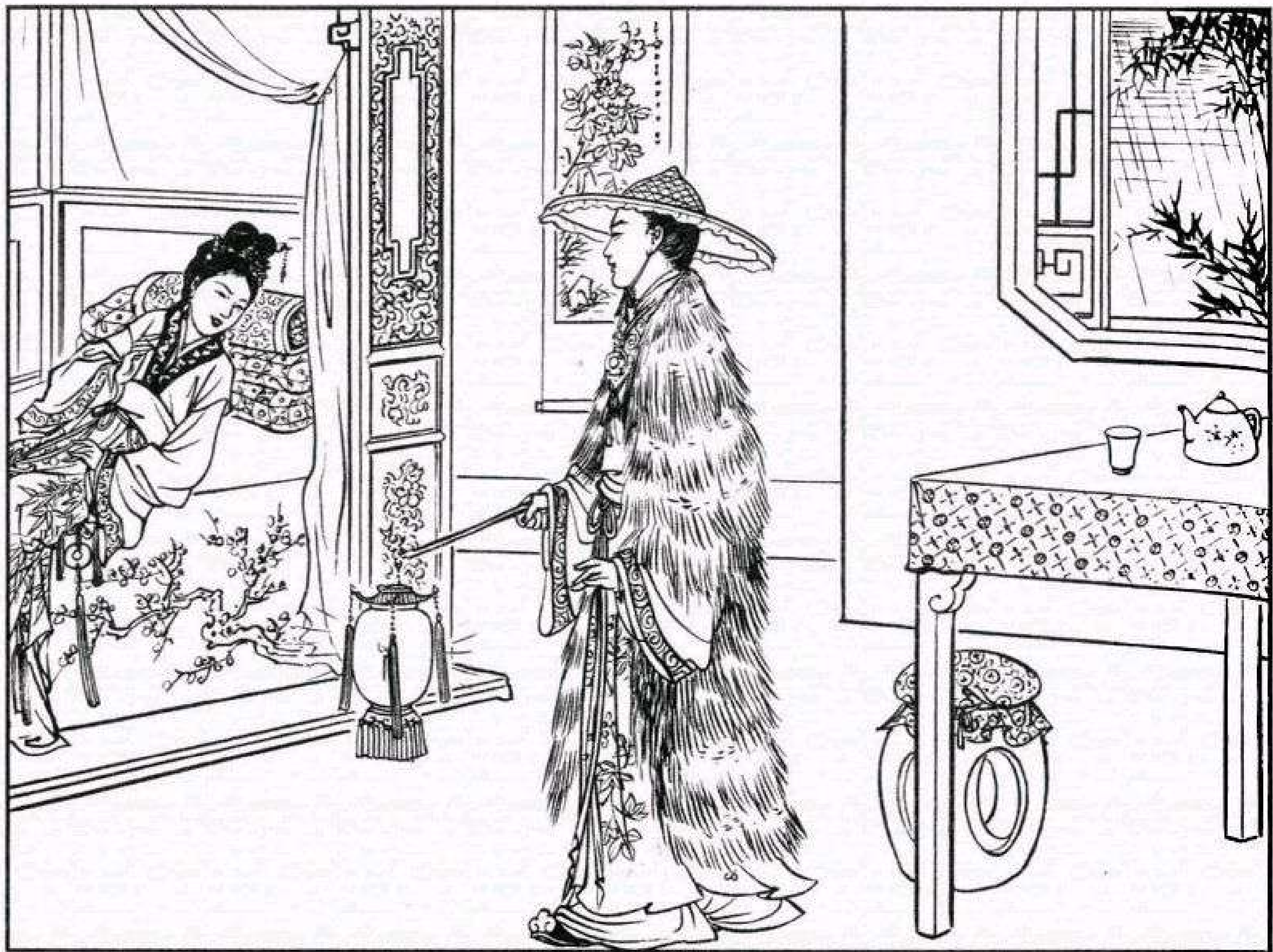
宝钗忙道：「你说的也是，燕窝我们家里多着，明天送几两来，省得劳师动众的。」黛玉谢道：「难得姐姐这样关心。」宝钗笑道：「这也用着放在嘴上么？」



黛玉待宝钗去后，不由得想：宝钗平日待人，四面玲珑，可是我总嫌她虚假。照今日之事看来，也许是我多心了。正在想着，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



天色渐渐昏黑。黛玉歪在床上，听那秋雨打着竹梢，心里更觉凄凉。正打算睡下，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，身上披着蓑衣，走了进来。



黛玉见他这副打扮，笑道：『哪来的渔翁？』宝玉却忙着问：『今天可好些？吃了药没有？』一面举起灯来向黛玉脸上照了又照，道：『气色像好了些。』



黛玉看那箬笠、蓑衣，因说道：『是什么草编的，这般轻软？』宝玉道：『是北静王送的，你喜欢，就送你。』黛玉笑道：『我不要，穿了活像个渔婆儿了。』



话才出口，黛玉又懊悔，刚才正笑宝玉像个渔翁，怎么自比渔婆儿？顿时羞得满脸通红。两个说了一会话，宝玉才冒雨回去。



这里紫鹃服侍黛玉睡下。黛玉翻来覆去，只是睡不着，一时想起宝玉对她的好，一时又想起宝钗有母有兄，叫人羡慕。紫鹃见黛玉不入睡，便来陪她。



紫鹃坐在床沿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『难为了宝二爷，这般大雨还赶来看姑娘。』黛玉闭着眼睛没答话。停一会，紫鹃又道：『我是一片真心为了姑娘，替姑娘担了几年心事了。』



黛玉听了，笑道：『你在说些什么？』紫鹃说道：『姑娘又没有父母兄弟，趁着老太太还明白健朗，定了终身大事要紧。我说宝二爷好，为的是你们从小一处长大，脾气、性情，都彼此摸熟了……』



黛玉不等她说完，啐道：「这丫头今天可疯了，只管罗唆，还不快去睡！」黛玉嘴里这么说，心里未尝不伤感，待紫鹃睡了，不禁又暗暗流泪，直到天明方才睡着。



晚上，咳嗽可好些？』

早上，宝玉又来看黛玉。一见紫鹃，便问：『昨天



紫鹃道：『咳嗽才好些，就是整夜不睡，此刻方才睡熟。』宝玉道：『我关照凤姐每天送一两燕窝，可曾送来？这个要是吃上两三年，保管毛病都去了。』



紫鹃道：『这燕窝比银子都贵，在这里吃惯了，明年回到家里，哪有钱吃这个？』宝玉听说，吃了一惊，忙问：『谁回家？』紫鹃道：『林姑娘呀。』



宝玉道：『你又胡说了，苏州虽是妹妹原籍，又没有什么人，回去做什么？』紫鹃冷笑道：『你太小看人！你们贾府是大族，林家便连近房叔伯都没有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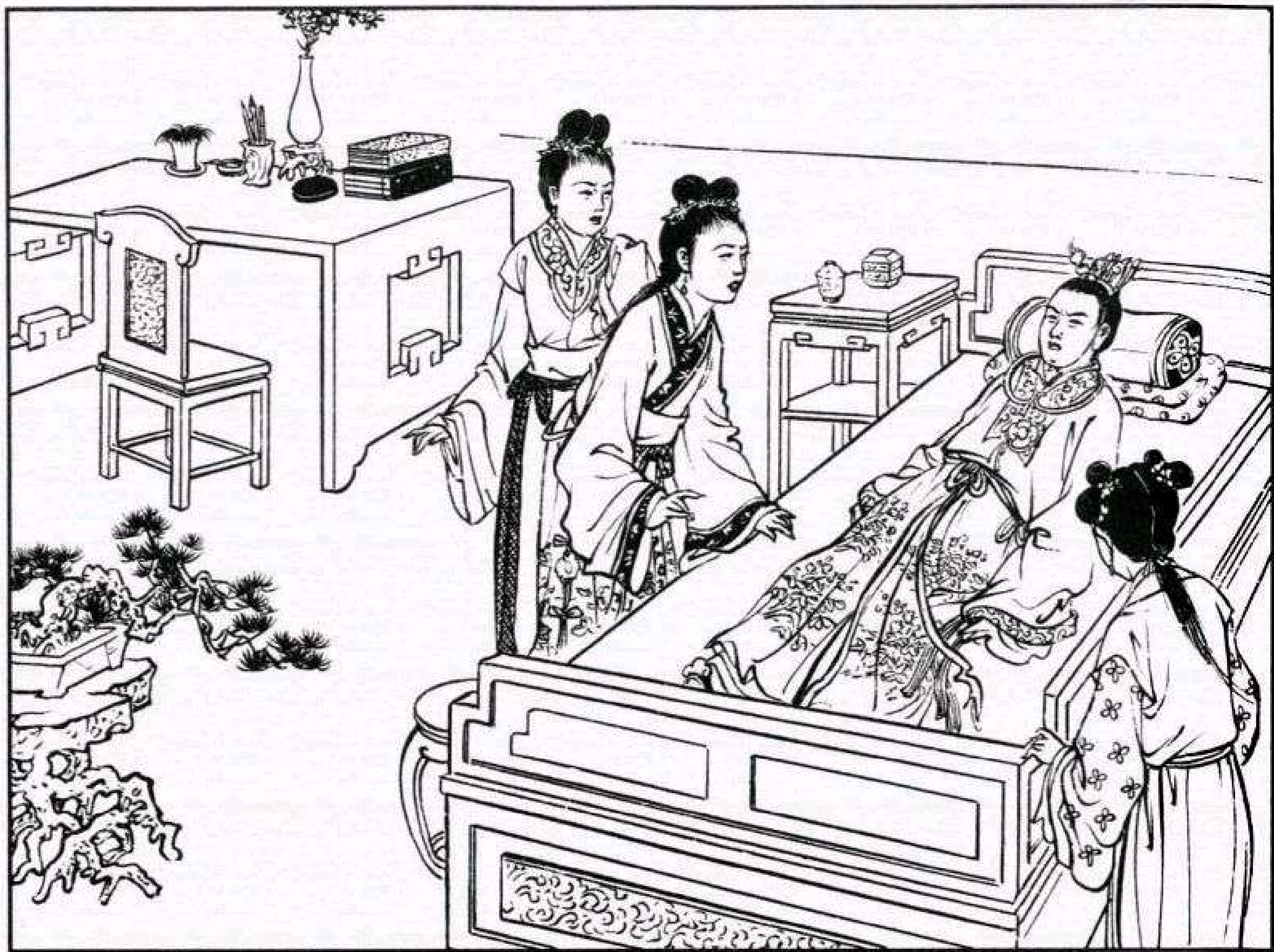
紫鹃又道：『姑娘大了，林家自然要接回去的，难道要林姑娘在你家住上一世么？所以，早则明年春天，迟则秋季，林家便要打发人来接姑娘了。』宝玉一听，顿时呆了。



紫鹃这话原不过是试探一下，看宝玉对黛玉怎样，停了半晌，只不见他作声，待要再说，忽然晴雯来找，说老太太要叫宝玉去。谁知宝玉依旧呆着不动。



晴雯见他一头热汗，满脸紫胀，忙扶了他回怡红院去。袭人让他躺下，不料他两眼直瞪瞪，给他枕头，他便睡下；扶他起来，他便坐着，连知觉都失去了。



袭人着了慌，急忙到潇湘馆去问紫鹃：「你方才和宝玉说了些什么？你瞧瞧他去：眼也直了，手脚也冷了，话也不说了！」说着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

黛玉一听，知是紫鹃闯了大祸，顿时哇的一声，把刚吃的药一起呕出，接下大咳了几阵，一时面红，喘得抬不起头来。紫鹃忙上来替她捶背。



黛玉推开紫鹃道：「你不用捶，还是快些拿绳子来勒死我吧！」又道：「你说了些什么，趁早去解说，只怕就会好了。」



紫鹃、袭人同到怡红院，贾母、王夫人早都在这里了。宝玉一见紫鹃，『嗷呀』一声，哭了出来，一面拉住紫鹃，死也不放，说：『要去，带了我！』



众人还弄不懂是怎么回事，细问起来，方知是紫鹃一句玩话引出来的。贾母把紫鹃骂了一顿，又忙传大夫进来。正忙乱间，管家林之孝的进来给宝玉请安。



黛玉！』
林了。』
宝玉道：『凭他是谁，除了林妹妹，都不许姓
林！』
宝玉听到『林』字，便大闹起来，说：『林家来接
妹妹了，快打出去！』众人连忙哄他：『已经打出去
了。』



宝玉一眼看见古董架上一只西洋船型，又指着乱叫：『那不是林家的船来了？』袭人忙拿了下来。宝玉伸手要了去说：『这回可去不成了！』



不一会，大夫来了，宝玉吃了药，果然清醒些。紫鹃告诉宝玉道：『我哄你，原是想试试你的心。』宝玉听说，心中大慰，养息了几天，身子便复原了。



拷打宝玉

红楼梦之六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董天野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